

□ 小 说

不差钱

吴垠康

十几年前，林丽家盖了小楼，留下个半拉子工程，水泥、红砖之类还欠了两万多。钱用空了，新房子没有装修，先搬进去住上。

讨债赶腊月，开春不讨债，那年年关，债主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。林丽虽有歉意，却不慌不忙，说，不好意思，再等两天吧，只要我家二郎前脚到家，我后脚就一把结清。

二郎本来是昨天上的火车，说好今天赶家里午饭，现在日薄西山了，怎么还没人影呢。林丽这样想着，电话铃声又响了，是砖厂刘老板的，她不敢接。

记得正月村里人相邀外出打工时，二郎被邻村族叔朱柏万挖到厂里做主管，年薪翻了倍，就那点债还不是小菜一碟。但转眼到了腊月，钱还没还上，搞得林丽支支吾吾了好几拨讨债的。二郎出门快一年，林丽做梦都想他，哪怕在一个屋檐下斗气，拌拌嘴。但现在她没心思想那些儿女情长，甚至恨恨地骂道，还没回来，干脆死在外面算了！

骂谁呢？到家嘛。说话间，二郎笑嘻嘻地出现在门口。

林丽还在气头上，接过行李包一甩，埋怨道，怎么才到家，手机也不通，家里电话快被要债的打破了。

电池没电。二郎掏出手机，没按亮，接着叹息道，唉，今年怕是要背债过年啰！

林丽大惊失色，什么，背债过年？钱去哪儿了？

你看看，口袋都是片靠片。二郎拉开裤兜，声调降了八度。

林丽一把抓住二郎，把他全身的口袋捏了个遍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突然抓起行李包，把里面的衣物接二连三地往外抛，抛出一双高跟鞋时停下来。

给谁买的？林丽声色俱厉。

给你。

真的？林丽似乎不相信。

假的。二郎猥琐着答道。

林丽再也耐不住心了，一把揪住二郎的耳朵，大声呵斥道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
哎哟，上面冻疮还没好呢。二郎踮起脚，一脸痛苦相，说，真是给你买的假名牌呀！

林丽松了手，又继续在包里翻找，居然找到一沓百元大钞。有钱却说自己没有，林丽意识到问题比想象的严重，莫非他变了心？想想自己留守家园，忙完家务忙庄稼，忙完人的忙牲畜，累点苦点也就算了，寒夜寂寞最难熬，几次村里老光棍半夜来敲门，她顶着门闩不出声，谁料自己朝思暮想的竟是个负心郎。她第一次感到了绝望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并去厨房找来打火机，要烧掉这些钱。

二郎手疾眼快，一把夺下，说不能

烧，这是哑巴家的钱。

哑巴是二郎的堂弟，在二郎所在城市郊区工地上看场子，平时工资不高，大过年的，老板说谁在工地过春节，多发八百元。哑巴动了心，不回家过年了，还专门乘车来找二郎，依依呀呀递上一万元，让捎给父母过年。

林丽得知这是哑巴家的钱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着二郎的额头埋汰，你这个现世报，难道连一个哑巴都不如？

二郎工资的确不低，老板朱柏万新上了生产线，周转金吃紧，说平时家用到财务支点，工资年终一把结。既是同乡，又是族叔，谁没有过手头紧的时候？

二郎答应了，再说一把结也好，零存整取呢。腊月放假，朱柏万还有几家尾账未收齐，先把外乡员工工资发了，承诺二郎的，回家再给。但当二郎下火车后

赶到他家时，竟然铁将军把门，等了大半天，人影子都没有。在朱柏万家院墙外，焦躁不安地转悠来，转悠去，半包烟抽完了，散落一地烟头，估计逮不着了。他悻悻地拖起行李箱，暗骂道，亏我进进出出喊你族叔，竟是个大骗子，我呸！

林丽得知这些细节，不闹腾了，径直去厨房倒来一杯热水。二郎喝了水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说，老婆，要先用哑巴这钱还债？

林丽一听，阴沉着脸转身进了卧室。她拿出一个小木盒，打开里面的手

帕，躺着两只黄灿灿的金手镯。

老婆，你这是……二郎不解地问。

拿去卖了！林丽将小木盒递到二郎面前，背过脸，另一只手在脸上抹眼泪。

老婆，这是你的陪嫁呀！不能卖！二郎推开林丽的手，顺便给了自己一个耳刮子。

不卖！那些债怎么还？林丽把小木盒攥在怀里，反问道。

二郎是厂里主管，大事小情，应对自如，这节骨眼上也六神无主了。

夫妻俩一时互不言语，表情凝重地呆在那。突然，有人在门外喊，二郎回来了吗？

讨债讨上门来了？林丽有些惊慌，一边示意二郎拿着小木盒躲进卧室，一边朝门外答话，谁呀？我家二郎还没下火车呢！

站在门口的，不是要债的，而是族叔朱柏万。

原来因天气不好，飞机晚点，朱柏万没在预定时间赶到家。他拿出两个袋子说，对不起侄子，这是未结的工资四万二千元，这两万元是红包奖励。

晚上，林丽做了几个拿手菜，叔侄推杯换盏，不时吃喝，兄弟，干！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二郎已成为小老板，员工的工资准时到账，即使有种种原因未结清的，也可以通过微信、支付宝等等金融工具转过去。

□ 诗 歌

淮河之夜（外二首）

闫立新

撑起暗夜的。来自云洞里的一线光
一根承上启下的白骨
让大鸟飞得不再孤绝
使河流，没有向西回溯
也没有向东流逝的矛盾

我相信。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
就像今夜
淮河的喧嚣里隐藏着水草的梦
两岸磅礴的芦苇
借风起势
鸟的睡眠摔碎一地
月光也有越不过森林的恍惚

我也一分为二
做自带翅膀的人，那远山，那苍茫
又想着灯火里的名字
各自芬芳
像极了一棵裸在低凹生活里
挺拔的小草

收割芦苇的人

收割芦苇的人，藏在浩荡中
看不到身影
倒下一片芦苇
又有一片芦苇从他的身体长出来
天色将晚，河流是鱼的路
也是横卧他心中一条有波纹的路
背上捆扎紧密的芦苇，赶在大雪到来前
回到村庄。比黑夜深远的是身陷安静

□ 诗 歌

冬日的田野（外一首）

李洪芳

空旷的田野，萧瑟无边
寒风吹过，如哨音绵延
仿佛一夜之间，世界换新颜

那默默燃起的绿
在土地上泛起梦幻的涟
白杨树傲然挺立
干枯的臂，血管般的纹理

春意悄然在枝头流动
于料峭中，舞出婀娜的影
冬眠的麦苗，在寂静里沉睡
梦中，春天的脚步轻轻

它慵懒地舒展，打着哈欠
预备拥抱将至的蓬勃生机
寒风仍在田野低语
讲述冬天未完的传奇

我站在这苍茫之中
赞叹生命的坚韧不屈
感慨不息的轮回
和那岁月交替的神奇

那每一寸土地的呼吸

□ 小 说

坍塌

张进才

下了一整天的雨。傍晚，雨水非但没有停歇，反而越来越大。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儿子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到他新房子里去住。儿子的新房子在村中心，是砖混结构的，他一家子长年在外。我住惯了靠山而筑的老房子，冬暖夏凉。再说我一个老人，随时有可能两腿一蹬。儿子不嫌弃我，可我有自知之明。很多子女不愿让老人住新房，就是忌讳这个。

一顶灰色的伞慢慢飘进屋来。很快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年轻人出现在我眼前。

“大爷，赶紧转移，到你儿子家住吧。县里已经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了。”“没事的。”我站了起来，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。前年退伍返乡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，工作很有热情，就是缺乏经验。这不，下雨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可每次一下雨，他就带着镇、村干部来我家，又是发转移通知，又是电话催促。我活了七十多年，就在这土房子里住了七十多年，咋不安全了？再说我去年刚把屋顶改成了琉璃瓦。只要屋顶不漏雨，房屋四周的水沟保持通畅，就安全！

“大爷，这次可不同，气象专家预测会发生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灾害。所有靠山坡居住的村民都要转移。”年轻的副书记脸上带着稚嫩，语气却很强硬。“什么专家，他们没在农村待过，哪会知道农村的实际情况？农村不是山就是沟，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这里住过来的，什么时候听说山体滑坡了？真是杞人忧天。”一听到专家就冒火：“见风就是雨，下点雨就叫人转移，吃饱了没

深一脚，浅一脚
把自己领到上路的高潮里
有一句，没一句地哼上几句
把心底骤升的胆怯转嫁给路过的

风
腰越来越弯，面孔越来越贴近大地
这些草木空心管子
装着五里远的沉重和劳累
当炉膛的火舌舔食着枯枝烂叶时
他靠在门楣上的影子，还在孤独里赶路

在山坡

坡上的树心怀冬日事。零散的羊吃草，也吃草叶上的风
牧羊人安静得深不可测，我的视野依着苍茫
坡底的菊花指着山巅给我看
落日就像旧车轮
斜靠在暮色这堵土墙上

继而，鸟给星光让路
月亮掉在人间
我的心收留了一场未落的雪

牧羊人就要离开了
羊吃剩下的风留给我了
羊吃剩下的半月月牙也留给了我
一个生活里挤挨的人
突然，独对幅员辽阔的疆域
我只需一杯自由的月色来庆贺

□ 诗 歌

冬日的田野（外一首）

李洪芳

空旷的田野，萧瑟无边
寒风吹过，如哨音绵延
仿佛一夜之间，世界换新颜

那默默燃起的绿
在土地上泛起梦幻的涟
白杨树傲然挺立
干枯的臂，血管般的纹理

春意悄然在枝头流动
于料峭中，舞出婀娜的影
冬眠的麦苗，在寂静里沉睡
梦中，春天的脚步轻轻

它慵懒地舒展，打着哈欠
预备拥抱将至的蓬勃生机
寒风仍在田野低语
讲述冬天未完的传奇

我站在这苍茫之中
赞叹生命的坚韧不屈
感慨不息的轮回
和那岁月交替的神奇

那每一寸土地的呼吸

□ 小 说

坍塌

张进才

下了一整天的雨。傍晚，雨水非但没有停歇，反而越来越大。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儿子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到他新房子里去住。儿子的新房子在村中心，是砖混结构的，他一家子长年在外。我住惯了靠山而筑的老房子，冬暖夏凉。再说我一个老人，随时有可能两腿一蹬。儿子不嫌弃我，可我有自知之明。很多子女不愿让老人住新房，就是忌讳这个。

一顶灰色的伞慢慢飘进屋来。很快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年轻人出现在我眼前。

“大爷，赶紧转移，到你儿子家住吧。县里已经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了。”“没事的。”我站了起来，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。前年退伍返乡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，工作很有热情，就是缺乏经验。这不，下雨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可每次一下雨，他就带着镇、村干部来我家，又是发转移通知，又是电话催促。我活了七十多年，就在这土房子里住了七十多年，咋不安全了？再说我去年刚把屋顶改成了琉璃瓦。只要屋顶不漏雨，房屋四周的水沟保持通畅，就安全！

“大爷，这次可不同，气象专家预测会发生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灾害。所有靠山坡居住的村民都要转移。”年轻的副书记脸上带着稚嫩，语气却很强硬。“什么专家，他们没在农村待过，哪会知道农村的实际情况？农村不是山就是沟，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这里住过来的，什么时候听说山体滑坡了？真是杞人忧天。”一听到专家就冒火：“见风就是雨，下点雨就叫人转移，吃饱了没

碧水蓝天新城区
田刚摄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节日是那些璀璨夺目的珍珠，串起人类文明的辉煌篇章。而中国的春节，无疑是这串项链上最为耀眼的那一颗，它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更以一种独特的魅力，跨越国界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如今，随着春节申遗的成功，心中一个前所未有的设想正在悄然萌芽——让中国春节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，比世界杯的激情、奥运会的荣耀更加引人注目，成为全球共襄盛举的节日庆典。

春节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节日，它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团圆时刻，更是中华文化自信与魅力的集中展现。当春运的列车穿越千山万水，将归心似箭的人们送往家的方向，这份跨越地理与心灵的迁徙，本身就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试想，如果这份力量能够扩展到全球，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中国，共同参与这场年度最大的文化盛宴，那将是一幅何等壮观的景象！

想象一下，当除夕之夜，不仅中国

□ 散 文

中国春节，世界交响

付 令

的家家户户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，就连异国他乡的游客也能在中国的大街小巷，感受到那份浓厚的节日氛围。年夜饭的餐桌上，不仅有传统的饺子、年糕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佳肴，它们相互融合，共同编织出一张色彩斑斓的美食地图，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品尝到家的味道，感受到文化的交融与和谐。

重庆铜梁龙舞，这一古老而神秘的表演艺术，在春节期间更是大放异彩。当金色的巨龙在铁花中翻腾起舞，游客们纷纷拿起手机，记录下这震撼人心的一刻，将这份来自东方的祝福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。龙舞，不再是中国的独

□ 散文诗

农家冬韵（三章）

魏益君

一场雪后，流火的尖椒，在雪花里显得更加鲜艳，辣椒与早起的冬阳相映，折射出农家冬日特有的色彩。冬日里的红辣椒，不仅点亮了农家的生活，更点亮了庄稼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辣椒，一串艳艳的冬韵，在冬日的农家，燃烧成火红的日子。

霜花绽放

季节，像一位高明的画家，将一枚枚雪白的印章，乘着寂静的冬夜，悄悄印在农家的门窗。霜花，在农家的小院里绽放。

霜花，是大自然的杰作，纯洁而淡雅。它们在农舍的窗台上静静绽放，如一幅幅精美的画作，装扮着农家的生活。这些霜花，有的像树叶般翠绿，有的像小草般嫩绿，还有的像花朵般绚烂，在冬日的晨光下，散发出淡淡的光芒，

舞，而是全球共同欣赏的艺术盛宴。

湖南浏阳烟花，是春节夜空中最绚烂的笔触。夜幕降临，五彩斑斓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它们如同流星划过天际，将希望与梦想播撒在每个人的心田。这一刻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游客，都沉浸在这片由光与影编织的梦幻之中，共同许下对未来的美好祝愿。

老北京庙会，则是春节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之一。在地坛，在厂甸，在五显财神庙，各国朋友可以看到传统的手工艺品，品尝地道的小吃，欣赏精彩的戏曲表演，甚至参与到各种传

统游戏中。庙会，就像一个微缩的世界，让游客们能够在短时间内体验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更重要的是，庙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，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能够在这里相遇、相知，共同书写着属于春节的传奇故事。

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。当中国春节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，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，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包容。中国春节的国际化，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，更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贡献。

让我们共同期待，未来的某一天，中国春节能够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，让全球人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共同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喜悦。那时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游客，都将在这场梦幻般的节日庆典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归属感与幸福感。春节，不再仅仅属于中国，而是属于全世界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
盖，当炊烟袅袅升起，屋檐下便伸出倒悬的冰凌，这冰凌如诗如画，晶莹剔透，闪耀着迷人的光芒，温馨着农家的小院。

冰凌的形成，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过程。在严寒的冬季，水蒸气遇冷凝结，附着在屋檐上，继而慢慢冻结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形状。它们有的像细长的柳叶，有的像锋利的刀剑，还有的像钟乳石般垂挂。檐下的冰凌，或长或短，或粗或细，形状各异，色彩斑斓。在阳光照耀下，冰凌晶莹剔透，把农家小院装点成梦幻的世界。

冰凌为农家的孩子创造了温馨的时光，他们兴奋地跑来跑去，伸出舌头品尝冰凌的甘甜，感受冬日的魔法。他们兴奋地用水棍敲打冰凌，欣赏它们断裂的瞬间，那清脆的声音仿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阳光下的冰凌，晶莹剔透，如同孩子们眼中的世界，纯净而美好。

冰凌为农家的生活点缀了温馨的色彩。檐下晶莹的冰凌下，庄稼人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冰凌，拉着家常，一边打磨着生锈的农具，挑拣着春播的种子，畅想着来年五谷丰登的年里。

檐下冰凌

冬日的农舍，静谧而祥和。
农家的屋顶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